



筷子大名是川江船工喊出来的

□陶灵

两千多年前，筷子还没发明出来时，古人吃饭用手抓。吃肉也是这样，拿刀把煮熟的肉划成小块，用手抓了送进嘴里。筷子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，不得而知。不过，到了西汉时，人们普遍使用筷子了。但名字叫“箸”。现在川江一带土话仍说：拈一箸菜。

“筷子”之名，说是长江上桡胡子喊出来的。桡胡子在“血盆”里讨饭吃，险象环生，航行中忌讳之事和忌说的话很多。箸，与“住”同音，停止的意思。航行之船停止，不是好事，就反过来说“快”。箸又因是竹子制成，久而久之加上竹字头，便成了“筷子”。川江桡胡子用筷子，不能横搁在碗口上。预兆船被打劈，撑船的篙竿漂在水上。打劈即打烂，也忌说。川江放排人，筷子自己用自己保管，不能抓起一把，一支一双地分发。这意味着散排，木排大忌。川江桡胡子把筷子也叫篙竿，他们靠这东西吃饭，一语双关。

竹筷子之后，玉、铜、银、红木以及珍贵的象牙等品质筷子不断出现，但只有帝王将相与富贵人家才用得起。古代银筷，据说可试探食物是否有毒，不知真假。现有人提出异议，说是文人杜撰的。

20世纪70年代，我们巷子一户吕姓人家，老汉儿是个采购员，那时挺吃香的工作。有一次去上海出差，带回一席化学筷子。他家细娃儿吃饭端着碗筷出来“摆街”，同街的小伙伴看到后羡慕惨了。后来得知，化学筷子是尼龙品质，那几年用这种筷子时尚。在家里乖巧、听话，学习成绩又好的细娃儿，大人往往会买一双作奖励。我反正是没有份儿的。

小学五年级时，有一次春游，我和班上同学搞野炊，吃饭时才发觉忘了带筷子。我们在山坡上劈来很多细树枝，当筷子用，嘻嘻哈哈地照样吃得锅底朝天。看来用什么筷子吃饭并不重要。

小时候我常在姑妈家过年，同街一户姓向的人家，吃团年饭奇趣。蒸一甑子猪肉糯米饭，把一大把筷子插在甑子里，抬到堂屋中间的桌子上，不要勺、不用碗，每个人直接拿筷子在甑子里挑着吃。

只要是他家的近亲，不用请，都可以来吃。据说清初“湖广填四川”，向姓几兄弟拢了落脚点后，吃第一顿饭时没碗筷，劈了几根细树棍儿，男女老少，在锅里挑吃。后人团年时便用这种办法祭祖。

川江一带吃团年饭时规矩多，最忌讳打碎饭碗和把筷子掉在地上，这是来年不吉利的前兆。我姑妈和姑爷忙了几天的团年饭，桌上摆满了盘、碗、钵，哪还有搁饭碗和筷子的地方。我只能用手紧紧端着碗、抓住筷，生怕掉在地上，给喜庆的气氛添“岔子”。

我岳母年轻时去巫峡深处一个乡村搞社教，有一次从生产队回大队驻地比平时晚了点，大家已开始吃饭，筷子用完了。煮饭的社员把自己正吃的一双，夹到狭孔(腋下)里一抽，算是擦干净了，递过来：“我这儿有。”然后劈下竹响篙上的一根篾条，折断成两根当筷子。岳母要和农民兄弟“打成一片”，不嫌脏，也不怕细菌，接过来，马上开吃。

过去川江船员有一个习惯，每顿饭吃了，用一小块布条，或扯一坨擦机器的棉纱，把碗筷洗净擦干后，再裹在筷子上，固定放在一个自己知道的地方。洗碗时，小布条和棉纱顺便可以擦一下嘴巴。那时没餐巾纸，嘴有油，擦在手绢上不安逸，说不定是女朋友送的，更舍不得。

一个姓忻的拖轮水手，很少很少的一种姓。那是1982年的一天，他退休了，马上要上岸。收拾东西时，突然，一双明显看起来比一般筷子要短很长一截，而就是他平时吃饭的筷子出现在眼前。于是，他毫不犹豫地抓起，一扬手，丢进了江里。再也用不着了，回到家里有很多。

随即，他像想起了什么，回过头，望着江面漂浮的那两支筷子，心想：会流回上海吗？

29年前，忻水手从上海随挖泥船入川。临走时，母亲给了他这双筷子。出远门的人，带上一双家里的竹筷，在外不缺饭吃。这一吃，一双筷子竟吃了整整29年，还吃短了一大截，如他的姓一样，少有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一座城市的善良

□李晓

一座城市突然火了。一场始于烟火、归于真诚的邂逅，让上千万人赶往那座城市去吃烧烤。心心念念的烧烤，吱吱作响的烧烤，让一座古而弥今的城市更富活力，更显温暖。

这座城市的名字叫淄博。

我的友人何大哥，也带着家人驱车数千里去淄博吃了烧烤。在他的微信朋友圈里，我看到何大哥发出这样的感叹：这吃的哪是烧烤啊，这分明吃的是亲人为你精心准备的家常美食，打开味蕾的，是一座城市骨子里的善良。

一座城市的善良，让我怦然心动。城市的善良，又到底在哪儿？

那年，我所在城市的一个聋哑小女孩，在乘坐公交车时不小心丢掉了副耳蜗，这对一个清贫的家庭来说，是不小的损失。媒体知道后，在网络和报纸上特地发布寻找耳蜗的新闻，于是，一场全城人帮忙寻找耳蜗的行动开始了。寻找耳蜗的行动，让一座城市的心肠柔软了。这副丢掉的耳蜗，最终还是没有找到，但结局令人感动，城里有几个爱心人士，愿意帮忙为小女孩安装新的耳蜗。一周过后，小女孩在爱心人士带领下，到医院安装了耳蜗。一颗幼小的心灵，倾听到了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爱的歌谣，她将沐浴着城市的阳光成长。

4年前，北京人老沈来到我所在的城市，那是冬夜，住在旅馆里的老沈饥肠辘辘，他深夜起床去城市一家巷子里的夜市吃夜宵。等老沈来到一家饺子摊时，店主已经收拾好摊位准备回家了，一听到老沈的北方口音，那对中年夫妻赶忙招呼老沈坐下，一会儿后，一碗热腾腾的饺子端到了老沈面前。中年夫妻陪同老沈坐下闲聊，越聊越投机，那碗饺子的钱，中年夫妻坚决不收，他们对老沈说，你是我们城市的客人，一碗饺子待客，这都不算个事儿啊。

而今，老沈一个从事企业的朋友，把分公司在这座城市扎下了根，汇聚成这座城市的生长力量。这家公司的老总，是老沈的朋友。老沈当年去给我们的城市招商时，说了这样一句话：“一个好客的城市，也适合企业生长。”老沈的朋友来到城市经过考察，他从心里认同了这座城市。一碗深夜的饺子，也为一座城市无声地代言。

(作者系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干部)

市井烟火

车牌号6039

□张柏华

下午一点四十分，一声像要撕裂天空的春雷，震耳欲聋。还有三十几分钟就到上课时间了，我拿起雨伞，提着垃圾，匆匆出门。

当我刚把垃圾扔进小区垃圾桶时，大雨果真就下起来了，来得决绝而猛烈。

我家离学校很近，步行只需十几分钟，本想躲到阶沿，等雨小点后再走，但又不知大雨还要下多久，更担心上课迟到、学生出事。

我拿出手机，刚打开呼叫滴滴打车的页面时，便看见一辆环城出租车在百米外朝这边驶来。“出租车没有打空车灯，车里面肯定载有乘客，不管乘客与自己是否同路，反正到时先上车再说。”我这样想着，便毫不犹豫地取消了呼叫滴滴打车，向出租车司机招手、示意。

眨眼间，出租车已到了我站立处的公路边。本来司机还在问我去哪里，但我并没及时回答，迅速地拉开车门，侧身便钻进了车里……

雨来得急也走得快，差不多两点的时候，雨已小了好多，这也是我希望的结果。为了不耽误下车时间，在等红绿灯的时候，我连忙摸出手机，提前付了车费。这个路口一过，还有不到100米，我就该到站下车了。

心急办不了好事。我一边走着，一边习惯地去摸手机。怎么？裤兜里没有，衣服兜里也没有，再拍了拍全身上下还是没有。是不是下车时放漏了？我转身定睛搜索了地面、路上，还是没有，看来一定是掉到车上了。不由分说，我赶紧向门卫室疾走……

当我刚踏上校门处的台阶时，便听到身后传来几声急促的喇叭声。我第一感觉，肯定是那辆出租车回来了，虽说还没完全确定，但心里已升起了无限的感激之情。果然，在我转身的同时，刚才那辆出租车也到了我的跟前，还打着“空车”灯。

原来，在我下车时，一手开车门，一手拿雨伞，匆匆忙忙中，便忘记了带走手机。“乘客下车后，我们一般都会下意识看看，看乘客有什么东西掉到车上没有，以便第一时间发现、归还。这不，我一转眼，就看到了您刚才坐的座位上有一部手机。别无他人，一定是您的。我便果断掉转头，立即折返回来了。”司机小兄弟又一次践行操守，他很是开心。

我接过手机，连忙说：“小兄弟，我们加个微信吧？”我一边说着，一边向他走去。他却说：“叔叔，真的用不着，我又没多走几步路。”说话间，出租车已驶进了雨中，司机小兄弟又开始了他人生的风雨征程。

司机小兄弟没告诉我他姓甚名谁，但我准确地记住了6039的车牌号，记住了那天的年月日和时。祝愿“6039”一路平平安安！祝愿天下好人一生幸福福！

(作者系石柱县作协会员)



万州